

不是生来就是大人

□ 董颖

终不解,爸爸妈妈小时候又叫什么名字的呢。殊不知,这种“小孩子”思想一直在我的成长中绵延不绝。因为是小孩子,所以要吃给小孩子专用的药,要用小孩子专用的牙膏牙刷毛巾,要早起去上学,要无条件服从大人人们的安排;因为是小孩子,所以可以吃最好吃的东西,可以玩最好玩的游戏,可以看最好看的电视节目,可以享受许多大人不能享受的事情。乖,在被没有担待,那就是在“小孩子”思想下成长的我,在被喂不懂事的时候,还辩解自己已“长大”,颇有恬不知耻的意味。

有一次,母亲身体不适,大概是疼惜自己的孩子,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,每天为母亲煎药、换药。在外婆面前,母亲就像个孩子,乖乖地吃药,想吃什么外婆便做什么,想要什么外婆便买

什么。已然迷茫的我不明白,为何身为大人的妈妈也能像我们小孩一样享受这一切特殊的照顾。外婆说,你妈妈在外婆这里永远只是个小孩子。也正是亲眼所见的那一份舐犊情深,渐渐让我从“小孩子”王国里醒来,我太明白,大人,大人不是生来就是大人的,大人也需要爱与保护。

因为大人无私的爱,才能让孩子享有无数的“特权”,因为大人不求回报的给予,才能让许多孩子安心理得地索取,因为父母深情的保护,孩子才能有无忧无虑成长的空间。谁都想做个孩子吧,可随着年龄的增长,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多,对日渐老去的父母、对新的家庭、对成长中的晚辈,谁都无法只是做个孩子。在经历过那些爱、那些深情,那些蜕变之后,人生才会变得更加完整。以前常听外婆说起,年幼时的哥哥看到外婆

洗衣服,心疼地说长大后要买台最好的洗衣机给她。每次讲起,她眼里满是知足的光。小孩子的世界总是很简单,你对我好,我便想用更好的来回报你。只是那些常引得大人满心欢喜地小小的承诺,一般都要加个定语——等我长大了。只是许多年过去了,哥哥长大了,那个承诺也变成外婆心中美丽的记忆带去另一个世界了。子欲养而亲不待,爱是如此经不起等待,那些未竟的诺言,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没有人生来就会爱别人,那些“大人们”却是生来就在爱我们。在祈福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,我们这些昔日的孩子要变得更加勇敢一些,有担当一些,不善表达,不计较付出,把爱变成现在进行时,好好地爱那些不是生来就是大人的“大人们”。

寻梦的地方

□ 付欣

今夜宿留临江生产基地值班,晚饭后独自沿着熟悉的道路漫步,此时夜幕已降临,初冬的寒风徐徐吹来,感觉到秋天真的已离我们远去。

这已是我在临江度过的第三个冬天了。三年前的这个时节,临江基地第一栋公寓楼刚刚建好,现在第三栋公寓楼已经住满人了。一个人漫步在过道上,在路灯的光影下做出各种形体姿势,寻找影像变化带来的无穷乐趣。当徒步走到南面预留区前,这里一片荒寂,有个水塘,印象中记得夏天的时候还有同事在这里捕捉了不少鱼虾。来到公寓楼西面,放眼望去,公寓楼灯火通明,凸显人气。耳边不远处能听到厂区设备运转的轰鸣声,劳作在生产线上员工们正在忙碌地工作着,这里的夜晚除了这些熟悉的声响和景象之外,没有前前纷纭绚丽的霓虹灯、人声鼎沸的农贸市场、新奇潮流的影剧院和网吧……

由于初冬的夜晚气温较低,在楼下散步的人寥寥无几。篮球场上也未见到往日在夜幕下打球的那群年轻人,只看到了有几个小孩在二楼下荡秋千,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来到生活娱乐区,耳边不远处便能听到台球室里时而传来兴奋的喝彩声、惋惜的哀叹声、惊奇的感叹声,好奇心让自己快步前往一探究竟。望向室内,人头攒动,气氛异常火爆,步入台球室,挤入人群,趁着观望了望,三张台球桌前选手们正在正酣厮杀,还有两张台球桌却空无一人,经问询原来是纺丝部十二进八前的台球争夺赛!

谈到中间台球桌前,桌上还剩下一个黑色的彩球,正是在进行关键赛点“黑八”的争夺。击球选手双手抱着球杆,围着球桌转,或蹲下看看,或歪着头瞅瞅,寻找击球的最佳位置与角度,而汗水沿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,嘴唇也不断地微微抖动,终于将球杆架上了,似乎架球杆的手不听他唤,不停地晃动。全场的同事屏住呼吸,瞪大眼睛,注视着即将进行的关键一击。只见他身敏捷往下一压,迅速将白球击出,此刻的“黑八”犹如接到白球的指令,在桌面上划出了一道精奇的弧线,亦装载着高科技的电脑系统,直奔中洞而去。掌声爆发了!这掌声或许传到了车间,或许传到了饭前,或许传到了很远的地方。

从生活区来到“区”,在车间里看到当班的同事们辛勤地忙碌着,于是便坐在办公室前听着刚才的精彩比赛,想到公寓楼休息的同事或许在看电视,或许在网上,或许在多功能厅唱歌,或许在打乒乓球,或许……未来还有很多梦想,祝愿每个恒逸人都能在这里寻找到自己的梦想。

湘湖淘水记

□ 文树峰

题记:在这轮日工作、浮躁社会环境下,难得一点偷闲也算是个小小的奢侈喽。谨以此小记报入大家心里之水,如能带来一点清静,那就算我给大家在寒冬时节带来一丝的暖意吧。

11月中旬旬,难得半日休。闲暇在家,殊无聊赖。置身满目阳光阳台,通身温暖如春;望窗外,透过云层,毕竟晴空少云、微风和面,算是阴霾半月杭州最好天。闻街外有叫卖棉衣之声,遂知冬日已至,忽想起湘湖有一山泉,何不去汲之?

披衣踏单车携妻携桶出外,过美之园,穿咸尼斯,越莫兰多,不觉骑至湘湖。游人三五成群,步行湖边,或静寂地而坐,望湖、赏树、观亭,晒太阳,斜倚树荫看书吹笛唱歌。再前行,青山绿水,橘黄黄花,黄红花草堆簇,仰望白云如絮,俯视碧草如茵。见有小桥横跨右拐,顺山骑行至百米余,山泉及水处方日在前,苔藓附湿滑石板台面,下二三台阶便是一汪泉水,米余见方,深约一尺,清澈见底,凉凉细水顺势渗出,触之冰凉至骨,急促桶汲满。未几,登高望远,湖面烟波浩渺,远处村落炊烟袅袅,红轮欲坠。骑车登岭,急速归家,寻茶烧水,水开沏茶,香气入口,哇,平生甘甘,沁脾润肺,好水!入晚,就灯下记之。



寒秋

凤凰山

第 153 期

刊头摄影 / 章佳丽
刊头题字 / 王多福

想起老家那棵银杏

□ 任轲

秋去冬来,在不经意之间,时令的脚步悄然迈过了大雪节气。一个暖暖的初冬午后,欣赏着同事发来其新近拍摄的优美风景照片,当看到银杏树叶凋零的凄美画面时,我不禁想起了老家的那棵银杏树。

我的老家在浙东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四周群山环绕。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,村子还没有一条直接通往山外的公路。那时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全面推行。刚上小学的,我便跟随父亲到分来的地里干活。

在离家二三公里的一处山岔,有一块分给我家的贫瘠土地,地上长着一棵与众不同的树。在我的记忆里,那棵树当时长得并不高大,树干却是笔直笔直的,树叶呈扇子形状,叶上的茎把树叶分成两半,茎的末端异常的粗,像像扁担的把手。父亲告诉我,那棵树叫银杏树,是我们全村唯一幸存下来的银杏树,已经有 20 多年的树龄了。

听父亲说,银杏树是世界上十分珍贵的树种之一,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裸子植物,被称为植物界中的“活化石”,是一种比松、杉等树木更为古老的珍稀名贵树种。银杏树也叫公孙树,意为此树生长缓慢,爷爷栽下的树要等到孙子才能收获果实。其果实俗称白果,具有祛痰、止咳、润肺、定喘等功效,其叶提取物可以防治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疾病。听父亲如此一说,懂懂的我就觉得应该要好好保护这棵树。

父亲命运多蹇,因历史原因,上完初中之后就辍学回家务农。在我 5 岁那年,他因意外车祸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。为了将我兄妹俩拉扯大,他披星戴月,日夜劳作。在我即将叩开大学校门的那年,他积劳成疾,病倒在床。那时,我家承包地里的,那棵银杏树长得有点高大了。因为家庭经济十分拮据,母亲想把那棵银杏树给卖了,好凑点钱让父亲

去省城医院看病,却被父亲一口回绝了。病魔,最终无情地夺去了父亲不到 50 岁的生命。次年,按照村里的规定,分给父亲的那份田地要抽回给生产队。已在杭城念书的我,听到母亲告知的这一消息后,总惦记着必保留那块长着银杏树的贫瘠土地。最后,母亲只好将离村子更近的一块肥沃土地让了出去。银杏树为雌雄异株,虽然我家的那棵银杏树结了果实,但是有些患上高血压、心脏病的村民就会爬到树上采些银杏叶拿去当草药用。于是,那棵银杏树在我的老家还是较有名气的。

大学毕业以后,我一直在外工作,转眼间便过去了 15 个年头。有次回家探亲,旅里有位长辈与我谈起,说有人出价好几位想买下那棵银杏树,希望我能成全。我对那棵树的记忆已有些模糊了,便愣愣走进那个山岔,到已经荒废的那块承包地走了一圈。刚进岔里,便远远地看见了那棵银杏树。那树长得真好,好粗,好大啊,的确是很好的木材了。坐在树下,我思绪万千。那棵银杏树分到我家这 30 年来,从来没有给人给它施过一次肥,浇过一次水,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,它慢慢生长着。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旅程,我何尝不是自然界中微不足道的粒尘埃,从出生到成长,从结婚生子,再从现在的中年走向今后的老年……这不正是先辈们一步步走过的旅途么?一棵长在山岔里的银杏树,面临着几次被砍伐或迁移的命运,人生也难道不是如此么?这些年来,在关键时刻,自己已经受过几次命运的抉择,得到或失去了什么,也不正是一次次抉择后的收获么?人活着就是一种延续,延续就代表着成长,成熟,辉煌,不管是文化、历史、人类……

希望老家那棵现在有着 50 多年树龄的银杏树,能够历经风雨沧桑,成为一棵百年大树、千年大树。

“香菜”情怀

□ 王小洪

天气一转凉,母亲就把家里的缸和坛子搬出来清洗干净,准备开始腌菜。菜从地里收回来后要晒上两三天太阳,类似于做茶叶的杀青。这个时候村子里就放歌去家家户户的厅、阳台上,路边的矮墙上到处一片翠绿。等菜晒到有些干瘪了就将菜搬到河边清洗。一时间闻着水清清的干瘪蔬菜的地方人声鼎沸,农妇们一边洗菜一边唠家常,欢声笑语飘荡在河面上好不热闹。

年少时的我也常常帮帮母亲洗菜。晚饭后,母亲挽起袖子动手料理堆的像小山似的菜。腌制的菜可整棵或切碎入缸。无论是整棵或是切碎的腌制方法,首先都得将洗好的菜放在大木盆里撒上盐,然后双手用力搓揉直到菜色出水才可以。

整棵的菜整齐地码放在缸里,切碎的菜则放在坛子里,将所有的缸和坛子都装满后压得实实的,再压几块扁平的石头压在上面。这时母亲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连腰都直不起来,但她还是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对孩提时的我来说,那些坛子和缸里不仅有一日三餐好吃的饭菜,更有我们兄妹过年的时候新衣服,开学时交的学费以及平时的学习用品。

过两天半月,搬开石头腌菜变黄了,咸香扑鼻,母亲就拉上街去售卖。经常是第一批腌的菜开始售卖,母亲又忙着腌第二批。母亲从不批腌菜。有一回母亲的菜摊子摆在医院门口的街道上,她

见了那棵银杏树。那树长得真好,好粗,好大啊,的确是很好的木材了。坐在树下,我思绪万千。那棵银杏树分到我家这 30 年来,从来没有给人给它施过一次肥,浇过一次水,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,它慢慢生长着。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旅程,我何尝不是自然界中微不足道的粒尘埃,从出生到成长,从结婚生子,再从现在的中年走向今后的老年……这不正是先辈们一步步走过的旅途么?一棵长在山岔里的银杏树,面临着几次被砍伐或迁移的命运,人生也难道不是如此么?这些年来,在关键时刻,自己已经受过几次命运的抉择,得到或失去了什么,也不正是一次次抉择后的收获么?人活着就是一种延续,延续就代表着成长,成熟,辉煌,不管是文化、历史、人类……

希望老家那棵现在有着 50 多年树龄的银杏树,能够历经风雨沧桑,成为一棵百年大树、千年大树。

秋香

□ 王伟

(一)

昨夜百花残,今晨皆归寂。

路人急问秋,斯景谁来续?

一响西子泪,满城桂花雨。

白发倚出巷,稚子争攀枝。

(二)

谁言秋来百色无,不见明月映平湖?

一株桂花开小巷,引得春蝶嗅茧出。

写在初冬

□ 张香君

黄叶、微风、暖阳,有些梦幻的感觉。“老何,你的脚走稳点了?”同事的话,才让我迷离的心拉回到现场。老何一边笑一边说:“脚稳了。”看着他,同事还调侃道:“太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,不用这样吧?”老何只是笑笑。说起老何这个人,我们聚合影保全的个个都竖起大拇指,因为他们人真的很好。

老何坐下后,看他脸上略带痛苦表情,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喊痛的。领导让他去医院,他却说没事,休息一天看看,工作还是要继续。大家相继走去现场干活,这时,老何也起身随去。我说:“你这样还要去干啥啊?”他说:“这点小伤算什么,干活反而会忘痛苦。”望着他离去背影,除了打眼心里佩服,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这件事让我想起,前段时间我们设备部两名辞职的员工,他们提交了辞职报告后,需要办理离岗前工作交接手续。其中一名员工每天上班都无精打采的,还说,都要走的人还需要坚守岗位职责吗?另一个还是和往常一样努力,说他既然要走了,更应该值好最后一班岗,给大家留个好印象。

秋天过去了,冬天到了,转眼又要过年了,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安全,平平安安的过好每一天。



《红梅》(国画) 甘忠民 作